



萃拔
羅山文集
九

775
81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隨筆三百四十二條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

泰伯何故斷髮文身

圓者動方者靜乎動者圓靜者方乎

天果何色乎云蒼天云青天莊子曰天之蒼蒼其

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周易云天玄地黃

素問曰天明則日月不明然則夜半黑濼濼地

是天色歟

有一大磐石打破大地入于黃泉之底之下之又



底則其石果有所隕止耶隕而入于無底之空
處畢竟不可有至止耶

朱子言人身在天中猶魚在水裏魚內外皆水也
人身內外亦皆天也

人生之始如何程子有氣化形化之論今有一依
米年久穀飛為蠶又掘地為坑燒盡其土及草
拊一旦雨集濕蒸自生草萊又蟲魚自生

傳說降自天朱子於楚詞辨證論之未審一箇長
男果自天降下乎不然則說父母後其何人歟
程子曰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長安便是京

師心也天也一耶二耶

介葛盧知牛鳴公冶長解鳥聲後世亦有知禽獸
之音而辯之者耶

堯舜之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若能知之則所
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旨在于茲歟

歌哭不同日蓋歌則終其日不可哭哭則終其
日亦不可歌歟是所以程蘇之有論也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不日歌則不哭

堯黃帝玄孫舜黃帝八代孫然則娥皇女英於舜
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何故妻舜乎此世系不可

据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林希逸以爲朝聞道夕死可也便此意也朱子云顏子死而不亡與仁者壽合言之如何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也孟子引孔子曰君哉舜也大哉君哉奈何

明王陽明曰堯舜千鎰文王孔子九百鎰湯武八百鎰然則聖人亦有大小優劣耶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聞有子孫夷齊豈不孝哉

史伯夷傳夷齊餓死顏淵早死盜跖橫行天下而而以壽終然則福善禍淫之天道焉在哉

孔子稱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未知文王不崩紂惡未悛及十有三年文王亦有牧野之舉乎

昌黎姜里操曰臣罪當誅予天王聖明程子曰能道文王心也未審文王罪何當誅哉紂又何聖明哉

衛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然其子作詩云毋氏聖善我無令人

申生不明驪姬之讒而雉經謂之恭世子可明其
譖歟可無以死歟

鬪穀於菟在夢澤虎乳之揚香以孝善搏虎老子
曰陸行不避虎兇莊周曰入火不熱入水不濕
又遊方外者有惠遠馴虎谿之虎有四膳而虎
居于一焉且又有虎不食澗邊兒有一僧浴蛟
池而不害然周公驅虎豹而遠之禹驅蛇龍而
放之道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
也又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或曰虎豹不噉
老莊歟又不害聖人歟

使人則取信歟取智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未審知者不樂山乎仁者不
樂水乎知仁之於山水以為奈何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義而仁也程子竭頌曰
殺則害仁放則害義仁與義果一歟二歟

象欲殺舜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是事於我儒談
何容易予銜釋附儒久矣一日見沙門妙超行
狀云洗心子玄惠俗儒者九人參朝欲破禪宗
禪宗若有奇特事吾儕豈敢諸儒徵詰諸方禪
將無有當意者諸儒聞師答特來問云禪宗手

段如何師云以虛偽示真實儒云聖人有虛言
否師云有儒云既是聖人有甚虛言師云不見
孟子有之象已謂殺舜了入宮見舜在床琴舜
見象來而喜豈不是虛偽其間激揚鏗鏘問答
罷儒者却問師云畢竟如何決斷此義去也師
曰舜却殺象了也諸儒皆替顛云云古人曰禪
人說儒儒亦禪今見妙超之言以舜象爲未了
公案

孔子於匡人曰匡人其如予何於桓魋曰桓魋其
如予何聖人明知彼違天不害已然亦時或有

微服過宋之事人事盡處天理自存矣他人猶
然況友于乎舜能知象不能害已唯親愛而已
矣却恐我訓弟之未至而如此也焉知他日象
不悛惡哉焉不知象亦如瞽瞍允若哉彼以兄
弟之道來故舜同其憂喜何偽哉妙超不知也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然則聖人且有過歟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舜
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易地皆然
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或問朱子曰鯀既被

誅禹又出而委贄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
問禹以鯀爲有罪而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
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
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

聖人誅其父用其子其子亦是聖人而如此矣若
堯殺瞽瞍而用舜舜又事堯便如禹鯀瞽瞍有
罪若如鯀則可然歟然彼殺人而臯陶執之則
舜負之而逃奈何

禹有怨乎曰有怨凱風小弁怨不怨可并見矣然
禹不可怨舜也

父有善道則終身不可改而又以爲子孫家法若
其非道乃可速改而從善父雖猶在而幾諫且
熟諫可也然則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者如
何

周公遭流言時太公召公無一言說成王者何哉
史逸歟

武王九十三崩時成王年纔幼歲武王何故老耄
無元妃遽取呂牙老漁之女子而初生成王耶

成王即位三十七年然則齡五十歲而崩歟

聖人愧一夫不獲其所以武王之聖不訪伯夷之

賢以周召太公之輔佐不舉伯夷是又可疑薛
文清曰命夫或曰是蓋當時史逸耶抑又古書
不傳于世耶想其武王於伯夷亦猶如於箕子
微子歟不然則武王克商一二年之間夷齊已
死歟未死亦必不可出歟

三仁有優劣歟又有難易歟

舜之誅四凶也舜自誅之歟承堯命而后誅之歟
孰讀典謨則知舜告堯以誅之耳是在堯未崩
而舜攝政之際也故左傳曰堯殛鯀于羽山然
則四凶之惡怒何不在堯時而在舜時乎程子

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
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
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
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
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
也

衛公子州吁弑桓公石碏子厚與州吁遊碏殺州
吁及厚于陳君子以為大義滅親後世子殺其
父者藉口于此語矣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后世
以妾為妻以庶為嫡者亦藉口于此語矣

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此意雖好而后世有廢學之弊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於是下禹稷咎繇讀何書之論出焉是皆古語之誤入者也

高祖以下項羽將烹太公乃曰我與羽爲兄弟之約我翁即乃翁若烹之分其羹未知高祖識其不可烹而言之歟實棄父而代天下歟

丁公屬楚而逐高祖急高祖曰兩雄豈危哉丁公脫高祖及天下已平丁公來見高祖高祖曰使項羽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高祖固少恩哉

然不斬之則無可以示天下如何

管仲魏徵並稱奈何始無罪而後有功者管仲也初有罪而後雖有功然不捨其罪者王珪魏徵也是程子所以駁溫公通鑑也然王魏俱有高祖之命則可屬建成可屬世民亦只是高祖之命而已此言如何

太宗縱因果信于天下諸民乎不然好名者乎父與夫何愈是雍糾妻救父而殺夫也爲婦人若斯之變當爲奈何

韓非子謂君嘗令曰我寢卧則人不可近近當有

刑一日君浴而后卧天寒小臣恐其可以風取
衣衣君君寤而乃曰衣我者誰小臣對以實遂
斬小臣蓋殺之則有可恤之情而又不可謂無
忠也不殺則法令不行而無以可防他日也此
法極則拱手不可援嫂溺歟秦銷刀劍群臣上
殿不聽佩刀故群臣無劍擊荆軻
文王用太公一旦舉之漁釣之間恐人不能信而
託之上筮歟曰否聖人無偽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武王之所為是則
夷齊之所為非也夷齊之所為是則武王太公

之所為非也扣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如何
殺牛繫鐘禮也不忍殺無罪之牛仁也不可廢繫
鐘故以羊易牛非牛大而羊小之謂也然則羊
亦無罪何不忍於牛而忍於羊哉見牛未見羊
豈翅此而已哉以雞易狗以牛易豕隨時而宜
之可也耶若不知輕重之權則必至於梁武以
麵食代宗廟犧牲之流豈可乎

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子迅雷風烈必變
必變與弗迷如何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黃山谷參晦堂曰
聞桂香否谷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鶴林曰豈
惟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

北齊簡平王八歲時問將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
在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王曰有神當云祭神
神在何煩如字裕不能答

程子遺書曰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
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

問某尋

或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物

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者
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
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
有一物耶朱子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
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
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范氏曰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
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程子曰伯有爲厲是一種道理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是與陶元亮木欣欣以向榮如何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程子曰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
樂何事

孟子曰舜五十而慕又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鄭
玄注禮記引孟子曰舜五十而不失赤子之心
此意如何

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我獨泊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又曰常德不離彼歸於嬰

兒又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又曰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
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嘎和之
至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所謂赤子良知與老子
所謂嬰兒赤子同歟異歟

程子曰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莊子曰渾沌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

釋氏有盲聾啞三種病人之說又曰非見聞覺知
之所及又曰我不聞不見無盡可謂虛適也我
儒不然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非禮勿視聽言

動

程子遺書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器亦道道
亦器

程子曰王介甫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

程子曰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

程子曰蜀山人不處念十年便能前知

嵩山董五經前知程子消息入問之程子曰靜則

明

程子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程子曰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

軟

程子曰君實思慮紛亂時常以中為念則又為中

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朱子曰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氣象為如何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
朱子曰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同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又曰動而無靜靜而
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

朱子曰易是無形影底物又曰易是無頭面底物
不可謂聖人做一箇謎

朱子曰麻衣易乃不唧啣底脩養法不唧啣底日
時法

朱子曰象山說克己復禮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
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朱子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所謂鴛鴦
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象山曰青田無陸子靜新安無朱仲晦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朱子曰鳶飛魚躍皆是費而所以爲費者試討箇
費來看南軒曰鳶飛魚躍仁在其中

朱子曰忠如瓶水恕如瓶水瀉在盃

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尹氏曰雖知亦問謹之至也
以世俗見之知而問者不近於僞歟

史記孔子曰要盟則神不歆然則不心服而盟畏
威而盟或劫而誓者鬼神不享則皆可變約歟
神祇無罰歟或曰此語疑非孔子之言耶

漢楚約中分天下以和於是各引兵而還陳平張
良諫曰此養虎遺患也漢王背約逐項羽戰于
固陵良平之諫奈何

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子
房孔明孰愈

東漢趙苞殺母擊寇其後歐血死苞之所爲奈何
可救母歟雖殺母而可伐賊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或問釋
氏因果報應之說與此同異奈何

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食牛而牛肥使
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

楊朱爲我墨翟兼愛兼愛爲我孰難
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喜怒哀在事則理之當喜
怒者也然則七情又出於理乎

理與氣一歟二歟王守仁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
理之運用

心性之辨奈何先儒曰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顏

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不違仁不踰矩皆性也或曰人心心而道心性歟

人道廣大而有體有用蓋本心之德是體孝弟是用也爲仁則孝弟是體而仁民愛物是用也龜山以萬物一體爲仁則遺體上祭以知覺爲仁則遺用奈何

曾子易箒子路結纓有優劣歟

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雲者不能繪其清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焦弱侯曰繪事後素其斯之謂乎

區海目曰聖人只說得一以貫之不曾說萬字終是後儒添出聖人知有一不知有萬萬即一處所以流出也一與萬原非對待若說一以貫萬則對待兩立一自一萬自萬

溫負嶠曰顏淵不遷怒與伯夷不念舊惡皆從克己中來聖賢學問一途而已

智者動仁者靜按王介甫以動靜二字詰蘇子瞻瞻回聲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動靜即精神也介甫擊節嘆賞

朱子曰三月不違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

私欲爲主仁却爲客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
出日月至客有時而入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孔子退歟顏子退歟朱子
語類存兩說熟讀集註則顏子退省其私也非
孔子退也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點之見雖
高開却實又曰以二子見得此理無時無處而
不有也然只見得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
理會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伊川謂稱其仁龜山

謂皆固我之度內呂與叔曰洞然八荒皆在我
闡朱子曰歸猶與也天下之仁皆與其仁極言
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近世多依楊呂意而曰
歸之者返其宅也吾仁還於宅則合天下一原
之仁舉返於吾宅太虛之內有六合一體之規
模也然不若伊川朱子說得較實

李密陳情表臣少事僞朝歷職卽署按密本蜀人
也蜀亡晉武帝徵之不就於是上此表夫先主
帝室之裔紹漢正統信非曹操漢賊之比也密
已以孝稱然稱舊君爲僞朝豈忠臣孝子之所

忍哉奈何

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呂東萊曰
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
也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
事也或問石碻之爲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燿之
爲子而不隱其父懷光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
私事私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它人除亂國之
大事大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父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
又曰道如肩人如手手能搖肩肩如何能搖手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者程子張子朱子之意載於
集註誰其間然矣而明李南齋曰常常調停此
心本體常止不以怒遷也常常點檢此心本體
常一不以過二也鄭申甫曰南齋說工夫更妙
然當添四字曰心不以怒遷心不以過二熟讀
者可知集註之不可易也

周公欲代武王命此理有否

聖人無夢果無夢歟抑又無妄夢歟

邵子問曰雷何處起程子曰雷起所起

龍無形乎有形乎能大能小能屈能信能顯能隱其靈不可測也然以有欲故人捕而醢之然則果有形乎是如雷州人捕雷而食之之類歟龍雷形之有無奈何

我邦稱天狗者果何爲者哉以爲狐魅之類歟抑又深山幽谷自有一種厲鬼歟

世稱某人爲某人之再生謂之後身所謂羊祜李氏子及圓澤故事等亦不少奈何

人心之心與五臟之心同乎不同乎癸辛跖躄之心者非和扁之所醫也

性即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理無不善故孟子稱性善是也然則所謂惡則性外乎性內乎曰性外則性外無物曰性內則性本無惡惡之所自出之本原果其何處乎是先儒之所未言也豈易言哉

坦齋筆衡云張南軒死而其屍如水晶呂涇野作薛敬軒祠堂記云文清死而其形如水晶是果何謂哉與佛氏舍利之說奈何

古今人物論載伯夷叔齊事云夷齊在西伯時已爲大老其於武王時旣已死久矣乎夫夷齊諫

武王也何不於從容閑暇之時而於馬前急遽之時哉是亦可疑也其餓于首陽者蓋其逃狐竹之時而不必在於武王克受之後歟是亦可疑也余按彼議伯夷傳駁史遷者固不爲無據也然生於數百千歲之下議古人傳記之說不免測度之見而有不知量之弊雖然西伯時以伯夷爲天下之大老則武王之時似應旣死又論語稱逸民而以夷齊在虞仲之上則夷齊之年齡可不在太伯仲雍之下然太公與伯夷同稱天下之大老則太公猶生而在成王時然則

夷齊之生死亦未可知其何時也若夫夷齊餓而死與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杜氏注云惠未必以桓生之年薨是古人文法也故聖人譏齊景千駟之富而稱夷齊之餓唯是貪而終身而已歟然史遷謂伯夷餓死夫伯夷者豈真餓哉哉

古今人物論載郭子章管蔡論有云武庚者孝子也三監者殷之忠臣而文王之孝子也以文王以至德服事殷故也周公者不忠于君不孝乎父余讀而甚竒之又見言史慎餘有云紂以崇

侯虎之言囚西伯大顛閔大散宜生之徒賂紂
乞文王紂赦之崇侯者忠臣而大顛等者叛臣
也余又益竒之然及讀周書多士篇其注云張
氏曰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也王氏曰周公未
始以殷民爲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
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
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於康誥酒誥多士多
方等書未嘗出諸口也於是知彼之所謂蓋出
於茲也然其譏周公太顛等甚害名教由是觀
之皇明儒者信口而亂道者不唯好竒之甚而
已其學問亦壞亂歟不然君上曷不禁止若斯
之文乎

老子曰明白四達莊子曰虛室生白程子曰堯夫
如空中樓閣

或曰鳥獸之畜於家者人見其死矣其餘飛禽走
獸自死于山野者人未之見也偶有之亦是擊
於鷲鵬攫于猛獸而已或曰入朝鮮時多見鴻
鴈瘦而自斃者蓋凍餓也

人皆稱霧海之南針夜途之北斗世傳周公作指
南車今運海船舶者有名土圭者以磁石引鍼鍼

頭向北云云所以針指北者何哉本草慈石部有冠宗奭玄石引鍼指南之說蓋以其陰石故針頭向北耶

武庚三監流言時微子箕子無則已有則何為無意于舉動耶

繼母殺父則為其子者為奈何哉殺繼母歟不可殺歟若又實母則如何

舟將覆時舟中一人無驚色岸上有人問之答曰心存誠敬岸上人曰不如無心

取天下與治天下孰難

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有不同乎

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故聖人以不傷身體髮膚為孝曾子臨終啓手足然曰戰陳無勇不孝也奈何

水火者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而無人惜之者至多也聖人之治及其至也使金銀米穀如水火歟如何

顏子如愚與老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差別奈何甯武子之愚又奈何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子以為老子之愚民

者朝三暮四之術也奈何

老子之去智黜聰明者孟子之惡智之為鑿者是
同耶異耶

史記周幽王娶申侯之女生宜臼後王嬖褒姒廢
申后去宜臼申侯怒與西戎攻王而殺之諸侯
與申侯謀立宜臼是為平王由是觀之申侯者
平王之外祖而弑父之賊也於平王以為不共
戴天之讎歟以為立已而有德之外祖歟
陶朱之泛五湖留侯之從赤松何愈
孔子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然則聖人之謀

與孫吳之謀其異同如何

女主之為天子有女媯有呂氏有武氏本朝有神
功推古齊明持統元明元正孝謙准通鑑綱目
例而記本朝編年則與女主有天下為天子耶
自新田足利亂而有南帝有北帝孰為正統乎以
後嵯峨之命見之則有兄弟相及之義然則後
醍醐崩後持明院可繼乎而未有受禪奈何哉
有父子相繼之法則逮後村上之子為南帝然
則吉野之幽居其陸秀夫舟中歟又如何
堯有九年之雨湯有七年之旱果然乎抑又其在

位前後年數間隔歲月而然乎湯之祈桑林時
乃雨堯何爲不祈乎夫水旱者應人主之蒙僭
堯湯之聖而何蒙僭之有不知水旱之災有大
小而可移與不可移在天與在人不同亦有
之歟

或曰積石高居地上何爲地不陷哉令人鮪桶殖
器壓筴則墊下必矣或曰富士山下地萬古如
此不陷不堅是地氣載之歟所謂太氣所謂剛
風於是可觀焉

此一卷壯年所作別爲一小冊號格物端緒

舉多般疑義而欲窮其理也今併入于隨筆

天保三壬辰歲庚四月二十七日書寫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隨筆四九十七條

東山建仁寺長老替古澗送我行以詩曰士峯元
是小蓬萊四序看花雪作堆絕境雖奇何及洛
縱逢徐福早歸來余次其韻曰曾聞海外有蓬
萊富士巍然邪馬堆雲似出東山上月白鷗疑
是鶴飛來書而附長谷吏部守尚之使便
素庵送詩曰而今話別望天涯莫向東關遷月華
縱士峯風景雖好歸來京洛見春花比之於古
澗之詩則意同而語拙余和之曰雪嶽高寒東

海涯昔時徐福自中華洛陽錦與蓬萊樂三月
櫻花六月花

舍弟信澄寄書云三月盡日紹元席上侍惺窩側
富元夫亦在焉各賦暮春詩而以春字爲韻益
惺窩命之也惺窩時偶於架上讀程子書故其
詩曰莫道韶光唯九旬多君溫故更知新床頭
黃卷程夫子留得四時和氣春澄詩曰一夢風
光過九旬鶯梢燕乳已爲塵任佗今日忽垂晚
和氣君邊常是春惺窩見之以其事不異故別
又賦一首以示二三子曰浮生聚散轉頭新何

幸今朝會友人三月正當猶小盡欲留易暮日
兼春元詩曰草堂席上接高賓花謝綠生時事
新落日回頭三月盡吟遊秉燭曉鐘春曉鐘春
難連下
否元夫詩曰鶯老花飛風景頻青青草色這回
新諸君席上得佳興可惜猶殘半日春余見之
則親如在其席欣喜和平就中得澄詩而愈悅
設使余在其席而賦詩亦不異乎澄子之撰是
以有喜

紹元寄短詩云一別若三霜瞻望陟彼岡盡歸春
已夏處處穢衆芳余讀之偶有感先是余赴富

少年宅作詩惜別其詩云梅花斜倚牆窗外易
昏黃常勸少年學必遺千歲芳元夫信澄亦有
詩余忘其詩它日惺窩和曰師友赴東方少年
寫別腸相思梅意暮惟德認餘芳元夫家藏晦
翁所書留芳二大字故以芳字爲韻今見元詩
而思之以書于此元者從余遊者今將志于儒
學故余見之於惺窩

祖博寄詩云遠隔白雲萬里山期君幾度望東關
歸來願話士峯雲矮屋炎天半日閑信澄和而
寄詩曰子規已到汝空山客未催歸自掩關舉

首東望無外事別來唯是侶偷閑余答云道中
萬水更千山上馬來舟歷幾關可被洛陽朋友
笑今時不若舊時閑又答澄云十尋杉綠淺間
山三保松青清見關佳境元來雖處處官松一
日不能閑

富元夫書中載惺窩詩二首皆紀州作也舟中即
景云遨遊諸客海城傍瀲灩水光連彼蒼撥刺
跳魚新出網一聲歎乃逐斜陽見太守庭際芍
藥有感書所思云滿庭芍藥絕比倫白白紅紅
錯雜新亡賴國家賢宰相除斯花外更何人以

余觀之可謂詩人之風也

仲夏下旬赴于土方丹后守之寓舍偶賦山水云
窓前舉目見青山夏木陰森久忘還日夜工夫
須務本源頭活水自潺湲

丁未五月二十九日庚申也人皆不眠而達旦蓋
本于因陽雜俎守庚申則三彭滅之說而然柳
宗元作罵尸蟲文闢之廓如也夫段成式甚信
道士之言故其所言多怪誕

六月十二日之夜海鳴動而至朝其聲如鼓鼓駭
府距濱二里許蓋有風而然乎子休所謂海運

也鷗鵬徒於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由是觀之
則六月謂季夏而非謂半年者歟然則六月息
謂風也

信澄書中有蟬詩曰森森綠樹滿庭生閑對遺編
心自平今作舜民千載後南風琴即在蟬聲余
下一轉語曰解民之愠不在於人在於物言者
無罪聞者可戒

以上十條慶長十二年丁未侍駿府而所筆
也想其仕官之初望鄉之意甚切者見於手

澤

幕府謂余曰爾與朝鮮三使筆談何事余對曰理氣以爲一耶以爲二耶彼答曰理有一而已氣有清濁四端出於理七情出於氣此言如何彼答曰喜怒哀樂之得正者爲清不得其正者爲濁而氣亦出於理朱子象山河愈彼答曰朱文公集諸賢之大成何比之於象山余蓋有意而問如此欲試之也儒先之議論布在方冊余嘗皆見之非問彼而后知之也彼答乃儒生之常談耳不足爲多矣

慶長十二年丁未朝鮮信使呂祐吉慶還丁

好寬來朝將赴江戸而過駿府逗留不日故一會面而已

以形而言者有矣夫以理而言者有矣夫合而言者有矣夫天其運動乎物之運動也則無不有方所然則天亦有方所乎其然豈其然乎自匪驗於吾心者孰能與於此哉

天地萬物自理出然則惡亦自理中出來乎理者善而已矣曷嘗有惡來然則惡之所出果何哉我心既知所謂惡是何心哉於是性善誠可見也然非大賢者即不能共語此

善之理一而善之事不一譬則於色有青黃赤白
黑於味有耳酸辛鹹苦於是能詳能明則微箕
比干周武伯夷事雖不一而理即一也五色五
味皆善而色味之理一而色味不一故去之諫
死爲奴事其不一而仁即一理也鷹揚叩馬事
異而其理即同歸於善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丘也幸有過人必知之觀過
斯知仁矣此三過字義不異若此之過其雖貳
而不改亦可矣歟豈真不善哉

成湯改過不吝孔子學易可以無大過此二過字

有疑乎若以爲向三過字義則何必曰改之不
吝又何必曰可以無哉若以爲不善則聖人生
知安行豈其有過惡哉

顏淵不貳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小人之過必
文過毋憚改此四過字義皆無心而爲不善之
謂也蓋隨處隨人其字義不同若斯乎

台家安然法師立始起有情彼有疑於此乎安識
氣化形化之理哉有一禪人告余曰米穀俵中
經歲蟲生是亦無而忽有者也

莊子號南華如何曰莊周夢爲蝶入於南園之華

築近頃有一書云南陽方也於卦為離離明也
莊子之書明而有光華故名

莊子云三月聚糧具州廬文曰聚三月之糧因此
觀之深若蕉之文法歟

坡仙別集曰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
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曰然也
春按鶴林玉露云波者水之皮也

坡仙別集曰司馬公薨程正叔以臆說歛之正如
封角狀東坡嫉其恠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
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春按諸書皆曰麀糟鄙

俚叔孫通而此所云者蓋又一說也

僧九淵人生識字憂患始詩老杜三川蘇八州何
人世上不多憂扁舟莫稗巴江月聞說春波學
字流或曰春波之春字虛而為衍乎惺公曰不
然春字好此一二句後改曰蚌割龜焦憂更憂
結繩上世寄身不如月兩朝三百首注云句題
以第七字為詩之第四句之韻云云是故實也
惺公曰不然唐宋及我朝五山先筆皆不有如
此云云

九淵詩煙條若與武侯似合答黃鸝三請恩江西

曰此與字爲衍字

世俗傳云日本人詩而已又不好唐宋人詩而已亦不好初學者兼之而可也故如月撰兩朝三百首自注釋云云心星子曰此事可咲

禪林文則惟肖詩則心田四六則太白講釋則江

丙

慧鳳之周鳳瑞溪二僧同時而世謂瑞溪爲大鳳以

對翱之故也然以今見之瑞溪者不可及也其博覽冠諸輩竹居清事未見之故未詳慧鳳文采如何

老者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果不視聽乎佛者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果見聞乎楚失之齊未得也伯夷之於惡聲顏子之於四勿視聽所當視聽者也非若異端之果不視聽果視聽之謂也差之毫釐繆之千里吁心不在焉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敬哉

范曄夫唐鑑罪魏徵之事世民則天之紀年而以帝在房州皆爲中宗紀朱子通鑑綱目書奉大夫楊雄死以蜀爲漢正統二公之意皆春秋之法也

王陽明詩曰影響猶疑朱仲晦支離却咲鄭康成
陽明以爲朱子亦未得其形與聲也故以影響
二字議之曰朱子不可非也我於王氏而觀其
不足知量而已

去歲誦論語今茲誦孟子又誦論語於是乎漸覺
其氣味有在而若有覺夫自然與事實之言句
之有味而未能到洒然處不怠則到焉乎

嘗聞諸師曰諸書如自暗出明也唯春秋如自暗
入暗也學不到至處則未易言春秋

師曰今人下禽獸一等二等若毒蛇螫蜂類亦人

不觸則彼莫害之今人不然披引之近之而後
陷阱而下石其害大於毒蛇

人有掩形支腸則足矣何以多欲爲哉有父母則
必曰父母在故有子路負米毛義奉檄之事忍
爲之無父母則必曰我孤獨也哀哉終日營營
蚩蚩譬如爲僧則欲口耽味心好色爲俗則羨
僧之閑清是諺所云寒地獄人羨熱地獄熱地
獄人又戀寒地獄者也畢竟是皆不知足之所
致也故曰貧莫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

朱子曰漢儒善解經者也是有意而然不是許之

曲禮全經已見之矣周儀二全經未見之欲見之志確乎不可拔丙午之秋於伏見府中見周禮全經又見南軒集象山集吳草廬集呂氏鄉約等書欣欣然有喜就中象山集元吳澄序明王守仁又序有十冊

理氣一而二二而一是宋儒之意也然陽明子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由之思焉則彼有支離之弊由後學起則右之二語不可捨此而取彼也要之歸乎一而已矣惟心之謂乎物理不空宇宙無窮鳶飛魚躍道在其中

余嘗問惺窩曰伊尹放太甲於桐陳眉公謂放當作教蓋字之訛也然孟子曰無伊尹之志是篡也則果放之乎少焉答曰教亦有放意在歟吁何陋軒所謂良知者出自孟子而后發於吳季子雖然其所指豈孟子之本旨也哉唯是與生之謂性無以異耶奈何奈何紫陽門下後謂之陽儒陰佛

古人有言書心畫也又云意在筆先夫肩之所倚肱之所屈伸腕之所運動拳之所開闔指之所曲直皆是有所本也本也者意也意也者心之

所發也。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以形爲心，役莫以心爲形，役故意，以使肩肩，以使肱肱，以使腕腕，以使指指，之所握把，無不由本也。是所以筆在意，後者乎？故周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誠哉。此言也。繪人者不能繪其情，雖然有內者，必有外，其心情之見於詞語，既筆之於書，豈翅筆法字勢而已哉？庶乎古人之心，可以見焉。

鬱鬱黃花無不般，若青青翠竹便是真。如似則似是則未是，豈曾曾點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故異端之似是而亂真者，先哲之所誠耶。

黃山谷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是步驟韓子之雜說，伯樂與馬之論耳。且夫臯比爲虎皮，則把臯對馬亦苦吟。

康節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程夫子見之以爲真風流之人，豪信哉。豈尋常詞人流連於風景者之所跂及乎？追還焉者，朱文公也。故其詩有向上之工夫而已。

鳳鳥至河圖出者，犧文之瑞也。春秋成而麟來，論語出而雉鳴者，孔子之祥也。

儒曰：太極道曰金丹，釋曰圓覺，合并含糊，滔滔皆

然故云千歲無真儒吁有人耶否

今俗間有三墳書云者是贗書也若使實有之則
聖人豈不言之哉世之陰陽占夢醫方及按騷
等書悉皆託之於黃帝乃誦述之誤也戰國之
世許行為神農之言孟子闢之廓如也遂比於
南蠻鴟鳥侏離之言豈神農炎帝氏之道乎哉
朱文公曰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則顏師古已
辯焉

論語云行有餘力則學文行者本也文者末也又
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為先行行為後故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書曰非知
之難行之惟難雖然能知則行若知之不能行
惟誰之愆乎可不勗哉

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右大明詩人
邊庭實題文山祠之句也吁忠義之感人心雖
百世之後宛如生之年也

蟹曰禁步以其橫行干天下也巫曰禹步以其不
遇邪惡也河豚曰西施乳以其害安醜毒也菜
曰元脩蔓菁曰諸葛以其利民食也吁善人不
善人之名及物亦若是不思且懼乎可不誠之

乎

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見則高也然無其實鳶飛魚躍道在其中上下明察活潑潑地萬物備于我皆實理也吁大哉若夫所謂翠竹黃花則豈唯見解之虛遠本無工夫之實用況世間常住滿目青山乎遙於異端者如此歟

張南軒云春風胎蕩家家到天理流行日日新步驟明道所謂時人不識我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是豈尋常墨客所及乎哉吁方寸春風天下歸仁佳哉

鳶飛魚躍道在其中蓋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其尊卑貴賤之位古今不可亂謂之上下察也舉鳥魚之微小而而天地萬物之理具於此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有羽者之所以飛翔有鱗者之所以泳躍是何故乎天地之間道理炳然故天尊地卑上下奠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餘亦然會得則活潑潑地不會得則枉弄精神不可不致思乎勉之

周元公之主靜程伯子之定性叔子之持敬晦翁

之窮理南軒之義利之辯皆是其所體認也學者若無體認之實則所學何事哉所謂書自書我自我果何益乎故聖賢千言萬語唯要其守約也若夫饒舌如鸚猩博覽如大軍遊騎則豈其守約之謂哉庶乎學而思思而學不有罔殆之患是所以望後學也卿曹努力

夫視也聽也言也嗅也是竅孔之所爲也然其明其聰其慎其顛得其理者罕矣況於通諸方寸者乎世人莫不有形質則自莫不有九竅何以失視聽之正歟形之有聾盲雖可憐而心之聾

盲可憎不可憐也誰提金篦刮爾眼乎

一草一木各具此理格得窮得了畢不外此心天地亦然人倫亦然視聽言動亦然所謂豁然貫通者歟

僧宗杲謁張南軒因問一貫之旨南軒曰一貫不向汝言之汝試道忠恕來吾將聞之杲閉口而去彼常與士大夫言則云寂然不動感而通不言天下之故亦是其作畧也所感通者是何哉不堅定遂被唆動而陷其窠穴彼以誑子韶之不堅定遂被唆動而陷其窠穴彼以誑子韶之

詬擯而窺南軒譬如栢直之對淮陰乎雖欲不
敗豈可得乎彼不欲言天下之故則何以得知
忠恕耶宜哉南軒之不答一貫而以忠恕中彼
病根吁快哉

大學之格物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養氣中庸
之命性誠明皆是其要語也談何容易世之好
簡畧者摘若是之言以為本唯在此何其踈哉
若其不知忠恕豈及一貫乎其餘准之不翅四
書而已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書之欽敬易
之時義春秋之勸善懲惡之類亦徒如是雖聖

人之千言萬語使以欲其約已然說之詳教之
懇未必以一言而發起若只簡略而見之譬諸
崑崙吞棗矣豈其可哉何以得知其味也常編
三絕於聖人尚然況於學者乎故程朱之教誨
使人好讀書體認之身則有益矣若不然則書
自書我自我何浹洽之有吁聖賢之書家家戶
戶充於棟宇方今為盛而未見其好讀者夫聖
人之心著千言語其嘉言載在方冊在千歲之
下欲見古之聖心舍六經何外求哉孟子謂堯
舜亦與人同而已顏子謂有為者亦若是不可

不勤焉庶乎莫自棄莫自暴天地之性人爲貴
不亦大快乎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即是程子所解也謝上蔡
謂之惺惺法尹彥明謂之此心收斂不容一物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皆是
本于堯之欽明湯王之聖敬文王之敬止周公
之敬德孔子之篤敬不可不知焉古今聖賢之
脩身治人悉不可不由之吁夫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若不敬則高而無實固而不安故存心之
要無如篤敬此心在焉即敬也勉乎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
明皆是聖學之所揭示也學者不可不致思也
雖然無平日之學習而欲躐等則諺所謂崑崙
吞棗何知其味哉唯恐其螫口裂吻者多也故
勤格知之工夫而後可以得至善之所止歟於
是一貫性善誠明亦其理一也

王右軍謂心在筆先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蓋人
心使肩腕又使手指其所把持者筆也方寸中
有方有圓其所運動得其正筆隨之而文字之
方圓無所不可也是不止筆勢字體而已事事

皆然故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

游揚之立于伊川門與神光之安心可以異也
陽儒陰佛之徒欲得會之豈可乎禪者說儒儒
亦禪不可不察

古人以大學中庸消永日落花紛纒之時燕子呢
喃之候可為流連於風光徒爾送日夜乎寸陰
之璧一刻之金最可惜焉龜山先生有言少年
勉學志須張若否則徒并光陰不來可不誠乎
思焉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右明道先生

之語寔非尋常才子之所能及也

曾點之風零曾子之日省父子氣象不同然聖人
皆許可之邵子見花伊川不見花共是宜矣學
者以為如何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云云杜老句也人皆有
心皆有眼然不濺杜老淚不驚杜老心既無杜
老句況不得其心乎

杜陵翁詩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評詩者謂有
中和位育之氣象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學者能

體認焉則天人一體之理在茲矣天德自有元亨利貞之叙人性自有仁義禮智之叙天人一理可以知之

道與天通宇宙無窮或飛魚躍仁在其中君臣父子惟孝惟忠努力

問一貫則先答忠恕是南軒之所以排景老不亦可乎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知一貫兩個五百狂禪之話柄長而無實酌物則漏何用之佛老心無所住而能應變上蔡能罷排了故論語無適無莫之集注已載之應無所住者虛歟而

生其心者應歟是佛氏與儒相似處故陽明引之延平曰未發之中一變陷於釋氏毫釐之差千之繆不可不辨焉又變化之言易大傳中庸稱之莊老所言亦似而非也

陽明所引見下
答陸原靜書上

智圓閑居編云夢無吉凶吉凶由人也曰信相夢金鼓法華夢國王非記夢如何曰以理明之夢其虛乎曰苟以理明豈一夕之夢也百年亦大夢也百年善惡可記也一夕之善惡胡不可記耶噫記百年之虛善以誑後世吾寧記一夕之實夢也羅山謂智圓學天台教頗嗜文字者也

郭象注莊子夢蝶曰百年一夢僧湛然法華釋亦引之是智圓之所據也周禮立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夢有吉凶明矣若無吉凶何有其占哉彼黃梁槐安之類雖不可語而可少警人且自省者乎

事文類聚引文中子云至人無夢須考本書耳本朝近代禪者說夢一字云夢者妄想也迷也聖人無妄無迷既悟了所謂聖人無夢也大惠書中大旨不過說寤寐恒一夢覺一如而已列子穆王篇多說夢事張湛注云夢覺不異又莊子

云夢之中又占其夢焉據是等語果老所以如此指出也於是益知浮屠之言出于莊列也如東萊議夢則以文而弘其理又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及語錄等說夢之處徃徃有之是吾儒之夢語也詩書禮論語皆稱聖人有夢其理乃程朱詳論之不可謂聖人無夢也

釋氏以彼五戒比此五常此不藉彼彼不能不藉此蓋彼無本故也其餘彼此相似者皆然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道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典常也言常道也按周禮有三皇五帝之稱故安國說三皇五帝如此又史記秦本紀有上古皇帝之稱號是故後世多從安國之說雖然仲尼唯以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故胡氏獨從焉

或問聖人有喜乎曰有之象喜舜亦喜又問有怒乎曰文王武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曰有哀乎曰關雎哀而不傷曰有懼乎曰臨事而懼曰有愛乎曰仁者能愛人曰有惡乎曰仁者能惡人曰有欲乎曰孔子欲仁

六經雖說敬然秦漢以來無知敬字義至程朱始說得實好其曰欽曰謹曰慎曰恭曰儼曰寅曰翼翼曰戰兢曰戰栗曰恂慄曰戒懼曰畏恐之類皆是敬

性有天命有氣質天命之性本善無惡孔子所云繼之者善也子思所謂天命孟子所謂性善稱堯舜是也氣質之性有善又有惡孔子所謂性相近是也雖然善學則變化氣質可以爲善故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不性焉

小學題辭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

之綱論德則曰元亨利貞說氣則曰水火木金
土說時則曰春夏秋冬說方則曰東西南北說
色則曰青黃赤白黑說味則曰酸甘辛苦鹹配
臟則曰心肝肺脾腎其外有五數者咸莫不配
合焉然四德歸于乾元五行出自一氣五常在
於一心五臟具乎一身四時備于一歲其餘可
類推焉皆是一理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程伯子曰
子思為人處喫緊活潑潑地夫天地上下之間
鳶不躍于淵魚不戾于天君尊在上臣卑在下

父有父道子有子道男治外女治內此道萬古
如此常常不變故舉鳶魚以明道體之在面前
者與活物躍動相似聖人逝川之嘆亦如是乎
書云玩物喪志玩人喪德謝良佐愛一硯程先生
曰玩物喪志良佐聞之汗流浹背於是放棄其
硯按西旅貢斂武王受之召公作書戒之諫之
玩物喪志者周書旅斂篇之語也雖然玩物適
其情謂之游則所玩亦有異歟
朱文公云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按動生陽靜生陰
其理元來固有故也凡有氣則有理其氣所以

有動靜萬古如此自然者理也太極者其至極之實理也有理而無形故云無極而太極先儒指氣爲太極非是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古今論理氣者多矣未有過焉者獨大明王守仁云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

周子之主靜明道之動亦定靜亦定伊川之主一朱子之窮理各有所悟入處其成功一也至皇明一代之巨擘如陳白沙之靜坐王陽明之良知則雖似頓悟雖有高明然不平易歟

許魯齋應世祖之招必出曰不若是則道不行劉靜修屢徵不出曰不若是則道不高

伯夷者聖之清柳下惠者聖之和伊尹者聖之任孔子聖之時彼三子者猶春夏秋冬各專一時孔子者猶元氣周流而成歲也故云集大成

或問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如何答曰前村一犁雨似則似是則未是只是儒中之禪乎所謂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此等話禩亦如此

李耳曰道可道非常道其所謂道者言清淨無爲也言天地未分也夫人生乎今之世不可爲上

古之無事而況何以置此身于天地未判之先乎若以天地為譬喻以渾沌未開為不起一念則一息未斷之間何以不起一念乎人本活物也爭與枯骸似歟蒙叟之槁木死灰及柴立之說亦如是異端之言語也聖人之道不然其道不在君臣父子男女兄弟朋友之外所以行之者五常也五常本在一心此心所具之理即是性也人人所共由者道也得道于心謂之德故道德仁義禮智其名異實一也非李耳所云道也若棄人倫別謂有道則非儒道也非聖人之

道也非堯舜之道也

凱風詩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韓子美里操云臣罪兮當誅天王聖明伊川曰善道文王之心出來

呂東萊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左傳云武王遷鼎義士非之杜預曰伯夷之屬也孟子曰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故曰扣馬鷹揚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石碣殺其子厚君子曰大義滅親雖然未聞弑其父謂之大義也今尹子南之後唯有李璿考

之而可以論焉

人有恒言僉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大學云自天子至庶人皆
以修身爲本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
天下平中庸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亦謂此也

柳公權與唐帝聯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云此聯句有羨而
無箴與其嘗爲筆諫相異何也唯欲其居氣相
移清陰分四方者也

古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故朱文公勸學
所以不待來年孳孳爲善無倦則可無老大之
傷悲渥洼之驥兒其志千里可不思之乎

大學之明德者本是堯之俊德也其親民者百姓
平章黎民變變也其至善者安安也皆是自欽
明出來故知大學之教悉本于堯典所謂述而
不作者乎且其所援引之文王之敬止亦是本
于欽歷代之聖賢以敬爲主者昭晰於詩書不
可勝計也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
身者心之所寓而心者身之所主也所謂明德
者心之體用也明之則大學之教也故云修身

爲本此身所全具即是明德也學者莫向外求之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浩氣中庸之誠明皆是聖賢之要語也而不知次序不識先後唯云是已如是而已矣則井中見天也昆命吞棗也故君子之於學也博約爲貴矣俗所謂擔板漢與此何異哉警焉

此一卷散在家集及涉獵手抄者採拾錄之又士林濟濟友人門生等無貴賤無親疎有求語則臨紙揮毫其文有相似者又有意同

而文異者而其求之之人未悉記誰某故不拘次序不遑分類合爲隨筆以編於此

天保三壬辰首夏念一日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隨筆五七十八條

羅山按莊子曰易道陰陽固是矣然周易上下經
無陰陽字孔子傳始言陰陽大禹謨言六府不
言陰陽洪範言五行不言陰陽唯周官云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禮記曾子問有陰厭陽厭
禮運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
五行之秀氣也周禮云周公測土圭知洛陽之
陰陽其餘詩春秋論語孟子等不多際見焉若
穀梁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老子負陰而抱陽亦

少矣漢書九流之中有陰陽家者流且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又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厚者爲陰薄爲陽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又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又金匱真

言論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且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又陰陽應象論云西北方陰也東南方陽也此等之類猶多其所指則水火也寒熱也晝夜也內外也男女也腠背也動靜也上下也左右也可以類推不可枚舉且又兵書及參同契悟真篇等書亦皆假之以托名與周易所指有異有同此兼理義氣形而言之彼專指氣而依託豈知一陰一陽一闔一闢

一動一靜之深蹟哉程子論仁引醫書所言之
不仁以證之朱子論許行爲神農之言引醫家
之托於黃帝以辯明之故今亦言及陰陽則傍
引素問以助話攔

又按程傳釋乾天有專言分言之說古人制字天
從一大其圓則形也其動則運也如獲罪於天
吾欺天哉上天之載天何言哉之類謂道也如
爾雅春蒼天夏昊天秋旻天冬上天及蓋天混
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類皆謂形體也如詩
曰胡然而帝文王階降在帝左右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書曰帝賜良弼論語簡在帝心之類皆
謂主宰也如中庸鬼神之爲德禮運幽則有鬼
神祭義鬼神之名之類皆謂功用也如易神妙
萬物而以爲言陰陽不測謂之神之類皆謂妙
用也如乾健也進也乾乾不息也之類謂性情
以理言之則曰健順五常以氣言之則曰陰陽
五行其間有必不_レ一定之語如天命之性天降
下民等之類兼道理主宰言之如皇天者尊而
君之之語也恭摺曰天地萬物之父母西銘乾
稱父坤稱母是又不分天地乾坤是等之類考

四書六經可以汎見

日本古來紀傳明經等博士讀周易唯見王弼孔
穎達之註疏不知伊川易傳朱子本義之有微
旨深趣近世浮屠瑞仙之徒且謂易之奧義程
朱能知之漢唐儒者不及也且探筮本卦命期
此三者以為傳授是何為者哉朱子有筮儀可
見以知之本卦命期之說聖人未嘗言之註疏
未有之程朱不言之蓋里巷野人之漫說乎日
本博士粗有意者知其為非或曰史記有若傳
註孔子卜知商瞿有子是生年本卦之所據乎

吾未之解也蓋讖緯納甲等之末說何足取乎
命期筮亦然

周禮史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孔安國尚書序有三
墳五典之說雖然歷仲尼之手者於易大傳有
包犧神農黃帝之制作無其書修禮者有黃帝
顓頊丹書之名不有其書若使有之則聖賢盡
修述之而垂無疆也及戰國有許行之徒出自
稱為神農之言以誣世俗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或為鴻術者傳本艸以為炎黃之書亦此類
也或以素問靈樞為軒皇之書然識者以為戰

國之書韓諸公子所撰其餘托名于黃帝者其
法占夢相馬等凡雜家伎之流不遑歷數也晦
翁曰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者顏師古已辨之
白居易始見唐帝有為治為政之心而小人在位
恐其遭讒罹罪漸無勇為之志唯從事于觴詠
留連風月自撰醉吟先生傳晚入廬山與浮屠
相遊以好其說彼向所謂樂府兩朱閣恐人家
悉為詩何在哉
樂天母落井而死於是作新井篇坐是從于外此
篇不載集中又唐文粹文苑英華亦不收焉

浮屠宗杲以禪自負罵風呵雨超佛越祖一日謁
張南軒問一以貫之之事南軒曰一貫不易與
汝言且道將忠恕奈何來杲不能言而去渠峻
子韶了忽遭南軒覷破了

林和靖云茂陵它日求遺稿只喜家無封禪書是
借武帝而諷真宗惑於天書以東封西祀其旨
深乎

文信國公衣帶銘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
書所學何事

正氣歌叙暢豪雄千歲之下宛爾如生其人品雖

拔群然伊洛諸君子講學之所薰修也

許魯齋出曰不若是則道不行劉靜修不出曰不若是則道不尊

以堯之聖代而有許由以武王之明時而有伯夷以高祖之治世而有商顏采芝之翁以世祖之踐阼而有桐江垂釣之人

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八言十二言雖伊呂再出不可易也後世孫吳韜略叨叨嗷嗷

參同契借易以明金丹之理所謂乾坤天地指形

體也坎離水火指精氣也龍虎汞鉛鼎爐之屬皆假借比況言之

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吞破釜人能搏猛虎而不能不驚蜂蠆是所謂簞食豆羹見於色也人能灸治百千壯而片片星星之燼出自不意而微觸則多驚愕是其意與不意之所令然也蹶者走者是氣也而動其心殆此謂乎

說卦寡髮陸氏釋文作宣髮莊子曰窮髮之北言不毛之地也本草蔓菁子油變蒜髮蒜髮者白髮也

程子謂人皆脊皮裏喫過我肚裏喫了所謂知味者鮮之謂歟

象山曰青田無陸子靜新安無朱元晦謂之斷頭

詰中間明
兩頭暗

王心齋曰有志于功名富貴者其弊至於弑君父無志于功名富貴者其弊至於無君父心齋名

良王陽明門人

弘明集

年子理惑論
載在其中

廣弘明集破邪論嵩明教非

韓等皆是浮屠所以抗儒之書也我嘗見其頭腦最淺近卑陋若欲專攻之則駸駸然陷于其

中故曰攻異端斯害也已唯見其頭腦可也

君父之命莫所逃於天地之間謂之天下之大戒

莊子此語會得綱常然能言而不掩

莊子謂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又謂上不為仁義之操下不為淫辟之行佛書所云法尚可捨而矧非法亦是此旨也

士人所願衣食粗足逍遙于山林泉石間有神人來諭曰是上帝所甚靳惜也若使願富貴則我白于帝以與之然則人生所願已定于冥冥之中歟君子有命不言性有性不言命

素夷狄而行夷狄忠信篤敬雖蠻貊行矣於是行峻言順是知時為貴

邵子欲與程子相共見花程子辭焉后學須學程子若學邵子不成所謂畫虎而類狗乎吁山林花在經史裏雖然吟風弄月望花隨柳不可無曾點之見解故先儒比之于堯舜之氣象

不素餐者君子之志也扣富兒門者餽其口也不知足者餐饕也舉世望屠門而嚼吁長吁

伊尹耕莘堃呂牙釣磻溪老死而休耳一旦逢湯文而後出任天下之太事故曰我待價者也其

後諸葛孔明獨庶幾鬚乎吁湯文不可得而見見如劉備尚可也劉備亦不可見則卧龍遂不可起也吁長吁一聲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者心之所栖也心者神明之舍也心正而明則主人惺惺謂之主一無適謂之敬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

無極而太極蓋無極字雖出自老子然其所指不同彼指虛無而言之此指冲漠無朕而言之故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也周子發先人所

未發者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以至靜為天地之心程
伊川排之以為動處是天地之心蓋彼卦一陽
生于下則非靜也康節以為一動一靜之間有
生生不息之妙乃天地之心也

瑞日祥雲程伯子永蠶秋月李延平

江漢秋陽比曾子光風霽月似濂谿

元氣周流是仲尼和風慶雲即顏子

南華之文以無為有戰國之文以曲為直東坡兼

之

韓柳文多奇字歐蘇平易無奇字然皆文人之傑

然也

陸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若信此言也其弊

至於廢書

崑崙山者須彌山歟大鵬者金翅鳥歟俱舍所說

日月行道者蓋天之流歟曰傳會則衆說亦然

奚啻此而已哉

我朝儒臣播名唐國者粟田真人朝衡也善書之

人乃滕道長野人若愚藤佐理也見于唐書并

談苑集事淵海

學庸語孟朱子作章句集注并或問行于世號曰四書後儒加小學以爲五書

張良學鞠畧韓信學孫子至於趙宋元豐年中朱服加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號曰七書獨孫子有十一家注其後施子義有七書講義劉寅有直解七書外論兵則除六經而荀卿議兵篇孔明將死心法之屬不少然古今言兵者大槩不外孫子

朱文公君子儒也平生肩荷聖道能排邪說然嘗注意於詩自陶常劉門庭入得了故方虛谷稱之云有向上工夫誠非尋常詩人墨客之所及東方曼倩之非有先生司馬犬子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之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之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之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西蜀君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之類載在文選其餘不遑枚舉也悉皆本于莊子寓言耳唯借名而托意

古今文章皆無不本諸六經故議論本於易叙事本於書與春秋詩賦韻語本於詩且推衍之則參左公穀及國語後考于楚辭然後參之于莊

子及戰國短長書并太史公班固之書其有餘
力則李杜韓柳歐蘇黃亦可以見焉優柔饜飮
而後下筆不可休也

不學而有官爵馬牛襟裾猿狙環珮無智而溫飽
酒囊飯袋行屍走肉吁

有言者未必有德譬如花之千葉者無實也飾外
者未必內實譬如梅花之紅者少香也

山谷簡齋詩共學老杜者乎取色歟取香歟古人
云子美山谷后山陳簡齋曾茶山是吾詩之正
法眼藏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本于毋不敬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本于時義故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
之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在人謂之仁義禮智

允執厥中者堯之所授舜也舜亦命禹是執聖門
之心法也

詩首關雎者所以齊家也人倫始於夫婦故朝廷
正則天下歸正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不敬主一也儼
若思兼動靜也安定辭出辭氣遠鄙倍也君子

之治已治人皆不外此也故曰安民哉

春秋書元年正月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是也人君體仁以居正是所以治國家也故聖筆之謹嚴也游夏不克措一詞

易道陰陽春秋道名分詩咏歌性情止于禮義唐虞夏渾然商敦樸周諄諄四代之所記有世變而無異訓禮別其偽悉皆聖教也

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是執簡者之所慕也然王右軍以能書而掩其人品可不思乎故曰君子不器

左氏品藻子長實錄後世記事者皆矜式焉然有浮誇之議而至于比之巫有踈略牴牾之論而比之不見睫何其議論之刻薄哉大底後人議古人雖責其備然多見其不知量也左氏子長真是史之師範乎

林和靖詠梅花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膾炙人口久矣又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黃山谷取此而不取彼詩人之嗜好亦有所赴乎誰其還我一隻眼

雨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從震澤來是陳去非所

咏盆池者乎可則可也雖然比視程子所見則其樂何易測哉非詩人之所及

日本書紀三十卷象一月之日數也神代上下象天地也人皇二十八卷象二十八宿也

三種神器璽象仁也劔象勇也鏡象智也本具此三德者神明也夫心者神明之舍也既具三德則神豈遠乎哉方寸之間嚴然肅爾吁不可不敬也聖人設神道以教人以此故也若夫器者多出自人爲故雖禹王九鼎亦然我朝三神器者自然之天成而不假人爲是亦有以哉可

貴可敬焉

國常立尊一曰天御中主尊古人口訣云八百萬神即一神一神即八百萬神今按萬物生自五行五行即一陰陽也陰陽即太極也太極本は無極也於是此尊之奧義可以見矣何煩引盤古而當之哉盤古之說不經而不足信

宗源神道者中臣卜部忌部習傳之兩部習合神道者最澄空海等之沙門等以佛法合於神道以胎藏金剛兩界合於陰陽遂以爲神佛本地一體吁吁本迹緣起神道者某社某神古來傳

來之緣起有之右謂之三部神道此上別有理
當心地者人多不能知之

本朝參議唐名宰相故任參議者呼為相公按相
公乃宰相也所謂三公大臣也不可為參議然
隋書百官志三公參議國之大事唐志杜淹參
議朝政魏徵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
知政事之類皆宰相職也故參議之唐名為宰
相而至今不改則非正也參議二字雖為宰相
知政之事而別立為一官號則非宰相也

伊尹負鼎以割烹而于湯戰國之時有此說故呂

不常亦有尹以滋味說湯之事孟子既勸破了
也爾來朱子真西山楊升庵等諸儒皆辨明焉
矣疑哉蓋醫家所稱伊尹湯液亦是戰國時之
臆說也歟

醫緩事在左傳而醫者皆所常言也然左傳簡而
搜神記頗詳且膏肓者本為不可治之處故世
有泉石膏肓貧在膏肓之語雖然千金方有膏
肓穴灸法由是灼灸者多効

史記扁鵲傳鵲治虢太子劉向說苑以為趙太子
其事同而人不同也說苑有上古之醫苗父苗

父醫學源流醫說醫學入門等醫名未之載也
古今醫統有苗父然人不知所據乃知本說死
以記之又史記鵠弟子子陽子豹二人耳說死
云子容子明陽儀子越子游五人有之袁宏道
曰世說陳太丘元方季方一段渾祖此亦奇文
也

黃帝時扁鵲戰國時扁鵲是二人同其名難經評
林載之亦本于史記正義也黃帝時大盜曰跖
周世亦有盜跖黃帝臣有雷公後世又有雷公
造炮灸論堯時羿射九日夏世亦有羿此皆假

古人名而呼之者也秦越人號扁鵲亦然乎黃
帝之醫有倉公漢淳于意亦號倉公堯時巫咸
作鴻術鴻術者醫術也殷世又有巫咸與伊陟
同時

禹者聖人也且乘四載以治水其所行不遇不若
故後世巫覡學其步而欲避害也俗所謂反閉
者禹步云

莊子所謂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之語自老子
所謂天地橐籥轉換來

列子第一載谷神不死以下二十一字云黃帝書

曰口義曰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云云列子舉此以證不生不化之說

朱子曰楊朱之學原於老子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也是為我也老子所謂貴以身為天下亦此意也

老子絕學無憂章多用眾人我獨字屈原漁父辭本於此

堯之一言在論語堯曰篇舜之益以三言在虞書大禹謨篇余按史記云帝嚳執中而徧天下帝

嚳者堯之父也中庸序不載嚳之執中何也堯舜執中見于經而嚳執中雖被稱於史然不見於經故也

趙秦論所云陳涉材能不及中庸是指尋常之人也且後漢胡廣之中庸唐呂溫柳宗元之中庸皆是不知為其非而自以為是乃無所忌憚者也夫以堯舜之時而行揖遜則為中以噲之行則無忌憚以湯武之時而行放伐則為中以莽卓行之則為無忌憚

宋太祖始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簞簋曰吾祖寧識

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夫富有天下使祖宗享生前未王之禮此舉失矣視有周之制奚啻霄壤判矣

詩大序曰正得失勸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羅山按爾雅序云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疏云按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然則博物多識他書亦莫過於爾雅也堯諫鼓謗木事尚書及史記堯本紀無之然史記并漢書文帝紀云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云云又按白氏六帖鼓部云堯有敢諫鼓又諫諍部云堯設誹謗之木舜懸招諫之鼓

張居正帝鑑圖說曰唐史紀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云云羅山按此段出虞書堯典堯典者虞史所記故不曰唐書而曰虞書雖然胡氏傳以堯典爲唐典今帝鑑稱唐史者亦此意也

此一卷寬永年中所筆也公務之暇往往筆之非一時之所記故頗有重出者今不肯取捨之而悉載之

天保三壬辰六月三日於矢部管山中寫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終

